

南瓜进行曲

连续两夜都带双去看眼科医生 先是大爱眼科求诊 点抗过敏和类固醇眼药水,完全无效又更严重 第二夜赶在书店医院打烊前挂号,加了眼药膏。两个女儿都是过敏体质 从前秀丽都打理好这一切 现在这些家事都自己来了。

就寝前先用橄榄油略煎南瓜,加蒜头、盐、百里香调味。清晨起来再送入烤箱。做好早餐去楼下便利店缴交双的两种费用 代办费1470元,午餐费3575元。生活中有许多开销 没有任何开销像她学校的缴款单那样 给我带来快乐。

出门去工作室读书,周末,她们可以睡迟些。双吃过早午餐,打电话要我回家接她看眼科。书店诊所的廖医师说可以不必再来

复诊了,只要在家点完这次的眼药水即可。这次疗程共点了16瓶眼药水 她自我解嘲,说现在点眼药水的技术超好,坐在颠簸行进中的公交车上也能准确滴入眼球。

终于痊愈了。我心底暗暗祷告 希望她一生都能健康、平安。

领了药,小妞随我到工作室看书,我们就在青田街午餐,说好晚上我去餐馆接她回家。连日阴雨,今天晴朗了 温度也略微回升,牵着她的手走在青田街7巷,两旁古木垂荫,阳光穿透树隙,光影随风晃动,陪伴父女走路,讲一些体己话。路过7巷6号,我说这是亮轩伯伯从前的家,应该是公家宿舍,他父亲马廷英是地质学家,现在发给人经营餐馆,改天咱们来吃钟看。

等会考结束,我要读《红楼梦》《安娜·卡列妮娜》《罪与罚》和还没读的莎士比亚戏剧 小妞读到她的阅读计划 眼睛发亮。我说,会考完,爸爸带你去旅行,去布拉格、布达佩斯。

她总是闭着眼睛走到餐桌前,又趴在桌上,显得十分疲惫;接着依旧闭着眼睛吃早餐,边吃边埋怨 好累啊 干嘛每天考试!

我每天心情都很坏,我常劝她随便读读、随便考考就好,别管学校的考试和功课了,去读自己喜欢的书,反正现在智商也能考得上大学。可惜我规劝无效,这孩子要强。

我不想去学校考试啦!小妞起床第一句话。台湾的教育就是有本事把小孩逼成这样。难怪政府部门一堆博士官员一个比一个

笨。他们从小拿无数的奖状,读名校,当了官还是很会做笔记,却毫无行政能力。

为了读名校,考试遂成为必要之恶,考试制度做得最有效率的事情,就是大量制造失败者。政府、社会、传媒、家庭、名校和大学携手建立一套僵硬、苛刻的一元化成功观,评论家林沛理说,考试制度产生的另一非预期后果(unintended consequence)是 将本应充满求知欲、好奇心和生命热情的年轻人,变成灵魂扁平、语言乏味的没趣之人。

这次段考,双全校排名第一,奇怪,我这么笨这么考试无能,怎生出如此聪慧的女儿?这孩子知道我不重视考试成绩,未获赞美,反而来安慰老爸 放心啦,我还是最渴望

读课外书。

我一定要认真做早餐孝顺女儿,才不会辜负她的苦心。

一般瓜类多性寒,唯有南瓜独温,很适合脾胃虚寒的人;不过南瓜糖分高,较易壅气,煮后加一点葱花,有预防效果。越来越多人发现南瓜的益处,近年来,全球各地掀起了南瓜热,日本人更奉之为“蔬菜之王”。

南瓜这么美妙,我开始变化做法,以丰富女儿的味觉经验。像后来我也炒南瓜:用油葱爆香培根、蒜片,加入南瓜、水、料酒,转小火,撒一点盐和百里香,待南瓜软化熟透。看着她闭眼吃南瓜,想着马上又要面对没完没了的考试,觉得那南瓜仿佛进行曲,送她上战场。

明人学晋人字

沈尹默曾评论张充和的小楷书法是“明人学晋人字”,一般引用这句话都当做是赞赏,就连张充和本人当年也不清楚是褒是贬。西泠印社二一六年春拍有《张充和临大隋故太仆卿夫人姬氏之志》十通,最后一通跋语云:当时,尹师评余小楷云:“像明朝人学晋朝人字。余不知其褒贬而喜惧兼之。”

启功《论书绝句》第八一首:黄庭画赞惟糟粕,面目全非点画讹。希哲雅宜归匍匐,宛然七子学钱铨。自注云:明人少见六朝墨迹,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,于是所书小楷,如周身关节,处处散脱,必有葬师捡骨,以丝絮缀联,然后人形可具。故每观祝希哲小楷,常为中怀不怡。而王雅宜画被追摹,以能与希哲狎主齐盟为愿,亦可悯矣。又注:汉钱铨学词清出,至不成语,而明人盲于复古,竟加仿效。石刻模糊,书家亦囿固习耳。风气所关,诗书无异也。沈尹默的评语,似乎也当如此理解,不能视为赞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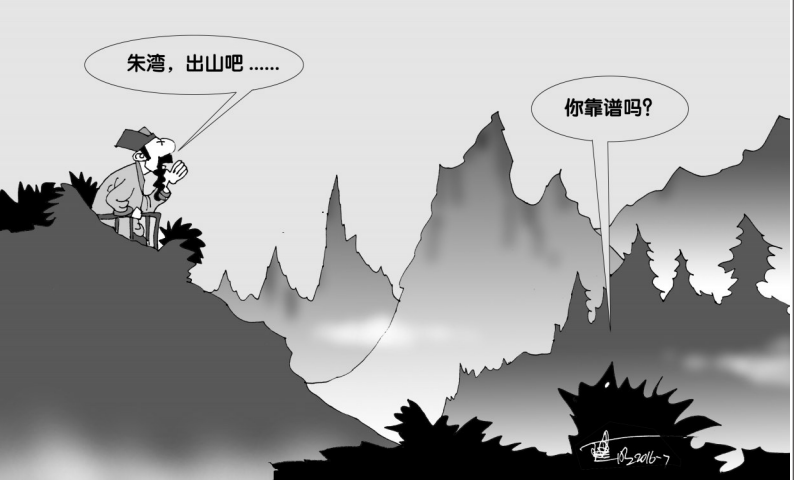
西泠那件张充和临摹的书法作于一九八六年,跋语中说,四十多年前沈尹默要她临《元公姬氏志》,但她不知其意何在。盖余幼临晋人小楷,而拓本又非佳者,且每喜笔断意连,以致薄弱。今观此志,笔笔踏实又生动,信尹师善诱,而又何其婉转也。今特志之,以纪念吾师。嗚呼,焉能起吾师而告之曰:吾知师意所在矣。

张充和在跋语中还提到表兄李芋龛当年常对她说:“笔画不连,非寿者相。若果如芋龛之言而不寿,则终不能临此志也。”以前也曾以为张充和小楷学明人王宠(雅宜),现在看来未必,只是和王宠一样,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。王宠仅活了四十岁,是否如李芋龛所言,笔画不连,非寿者相,明人唐景凤也曾评王宠的字“骨不相属”,并指出这是“促龄”的主要原因,这又是一个有趣的话题,可参阅薛龙春《雅宜山水 王宠的人生与书法》(上海书画出版社,2013年1月)的相关论述。

肆说唐诗

朱湾《赋得露中菊》

众芳春竟发,寒菊露偏滋。受气何曾异,开花独自迟。晚成犹待赏,欲采未过时。忍奈东篱下,看随秋草衰。



朱湾,中唐名士。高仲武在他的《中兴间气集》里写道:朱湾率履正放,情江湖,郡国交辟,潜耀不起,有唐高人也。意思就是朱湾循礼明道而又不要事权贵,纵情山水之间。各地政府、各路诸侯都愿意招揽,但他却总不出山,是世间高士。

这首诗也得到了高仲武的好评,他认为“受气何曾异,开花独自迟。这一联是哀而不伤,深得风人之旨。”

其人其诗,得到的虽然都是好评,但两种好评之间也有不搭调的地方。这首诗,以寒菊喻人,有“大器晚成,怀才不遇”之叹,分明是夫子自道。他也不是完全不想出来从政嘛,而当都国交辟之时,又为何潜耀不起呢?

其实到后来,朱湾还是出山了。永平军节度使李勉重金相酬,感情相邀,终于辟朱湾为从事。在节度府中,李勉和朱湾日相谈议,分遣骨肉,也就是俩人成天胡吃海聊,比亲人还亲。

后来不知何故,朱湾离开了李勉。再后来,朱湾干谒湖州崔刺史,欲谋职事,却吃了闭门羹,于是留书大发牢骚,有“门如龙而难登,食如玉而难得”之句。再后来,朱湾彻底死了心,隐居会稽山阴,真正“潜耀”不起了。

综合分析,我觉得朱湾一开始拒不出山,可能一方面是“择主而事”,因为当时已兴藩镇割据之风,不靠谱的主太多;另一方面是“待价而沽”,因为他自视甚高。后来跟了李勉却不得志,多少也能说明朱湾这位“高人”也高不到哪去。要知道,李勉是李唐宗室,封开国公,后来又做到宰相,跟着他干,是最好的机遇了,果有大才,怎会显不出来?

后来唐朝又出了一个善于咏菊的诗人,曾经屡试不第,比朱湾还怀才不遇。但是他最终却干成了吓人的大事。对比一下他写的菊花诗吧: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这诗/文 王建明/图

蚊子这么大个儿

有一天同事跟我说:我儿子嚷嚷着要再去金龟村玩,说要去露营,可是我老公说那里的蚊子太大了,有那么大个儿!她捏着手指比划了一下。我愣了两秒才觉得对城市孩子来说这确实是回事儿。也不知道蚊子熟了我们还是我们适应了蚊子,还是当初刚搬来那会儿,我也曾被蚊子咬得恼羞成怒啊。

蚊子不咬猫叔,他说他装修了四个月,跟蚊子都混熟了。谁知道呢,装修那会儿房子全是糙老爷们儿,猫叔怎么也算其中最细皮嫩肉白胖的,现在我们搬来了,他就成了家里最糙的。我们皮肤的口感怎么也比他好吧,不咬我们咬谁。

卧室还好说,可是因为养猫,客厅门窗都大敞大开,蚊子也跟着自由出入,真是被咬得不胜其烦。我问我在美国生活的大蜜:你们家也有院子,怎么解决蚊子苍蝇问题?竟把她问愣了,想了好一会儿她回:是啊哈,我怎么从没想过这问题呢,美国这嘎达好像没什么蚊子苍蝇啊。我那我包治百病的大蜜没俩月回国了,吭哧吭哧扛了个大个儿灭蚊灯给我,说是在网上好一通研究才买了这个,能把百米范围内的蚊子招过来自尽。

插头直接一插,砰,烧了。到哪儿也没把灯修好,我们又回到蚊子唱歌跳舞的时代。

不过,几个月后竟渐渐适应了,咬完也不恼,因为挠两下就过去了,不再一直痒到你恼火。不知道是品种问题还是吃得太多,我们村儿里的蚊子特别大,大到你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它的身体结构,两只透明的椭圆形小翅膀,六条长得可怕的有三个关节的细腿,肚子像一条小黑蛆,有一道道横纹。在城里被叮时常常并不觉得,等感觉到痒蚊子都走了。咱村这大蚊子可是一大针扎下来你就觉得了:咳,敢咬我!要么是肩要么是大腿,常常在我刚坐下吃饭的时候它隔着衣服裤子就扎下来,一巴掌下去基本能打中,它们很笨。为了防蚊,我裙子都不敢穿,买了各色的大灯笼裤,又蓬松又扎脚,可它们勇猛得能趁我坐下时直接扎向大腿。

能这么细地观察到蚊子是一个奇迹现象。饭前或饭中,会忽然有只大蚊子七扭八歪或四仰八叉倒在饭桌上,吃力地喘着气,无力地扇几下翅膀蹬几下腿,再也飞不起来了。我看着它吃得圆鼓鼓的肚子,疑惑它是撑死的呢还是我们谁的血有毒把它毒死了?

这蚊子个儿虽大却不是最可怕的,恼人的是院子里有些小花蚊子和小得像一颗小灰虫的虫子,咬起来奇痒无比,瞬间让人百爪挠心。我们的花露水用起来像自来水似的。

古人如何消暑

司马期

北京

好事之后炎夏日?

高中毕业那年,三个好友分别考到南京、武汉和重庆,大家哀叹他们被发配到三大火炉去了。其实夏天变成蒸笼的城市远不止这几座,而且人们也似乎越来越怕热:夏天一到,拉闸限电的警告就让用惯了空调、冰箱的人惊慌失措。

那么在古代没有电的年代,人们如何熬过炎夏炎日?

《水浒传》里白胜在黄泥冈上唱:赤日炎炎似火烧,野田禾稻半枯焦。农夫心内如汤煮,公子王孙把扇摇。如果公子王孙避暑的办法,也不过是摇摇扇子,农夫、市民的选择更不会高明到哪里。

五代王仁裕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,杨贵妃体态丰满,每到夏天,穿着又轻又薄的纱衣,使侍儿交扇鼓风,犹不解其热,她还整天在嘴里含一个玉鱼儿,借其凉津滋润肺腑。可见即使贵为宠妃,限于条件,也拿热天没办法。

长安城巨富王元宝,据说他家有一把特别的皮扇子,暑天宴客的时候,把水洒在上面,则飒然风生,竟能令客人都觉得有些寒意。这样神奇的功能,简直可以媲美今日之空调。唐明皇听说后,派人到王家取扇子来看,下了个鉴定意见说:这是把龙皮扇子。然后就还了回去,倒没有强行征用这件宝物来讨好杨妃。

杜甫慨叹过: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

下寒士俱欢颜。他在诗里描述苦热的情形,说是“发狂欲大叫,恨不能赤脚踏层冰”。他大概也曾设想过热天“安得凉棚千万间”。唐时还确实有这样做的人。长安富家子弟刘逸、李闲、卫旷,每到暑月伏天,就在林亭之内立起画柱,拿锦绣结成大的凉棚,里面摆放家具,邀请众人来开避暑之会,并且有名妓陪坐,但是想来并非人人都有资格赴这种集会的。

最奢侈、爱享受的杨国忠家,每到伏天,就让匠人把大冰块琢成假山形状,围在宴席四周,座客虽酒酣而各有寒意,年老体弱的甚至要穿上棉衣才行。他们还令人把坚冰雕刻成凤兽之形,饰以金环彩带,放在雕盘中送给王公大臣们。据说只有一代名臣张九龄不肯接受。

白居易消暑的方法,是端坐在院子里,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,心静而生凉意。陆游则主张跑到山村,感受“拂窗桐叶下,绕舍稻花香”。更普遍的做法,是抱一具“眼无珠腹内空,恩爱夫妻不到冬”的竹夫人。只是这些曾经简便易行的法子,在如今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,也变得奢侈起来。真没有了电,没有了空调或电扇,或许只能如日本作家横光利一所说,追忆少年时感受过的凉快聊以自慰。追忆是给人带来凉快的东西,没有比早已淡忘了的纳凉的记忆更贴近天堂的事了。

卧室还好说,可是因为养猫,客厅门窗都大敞大开,蚊子也跟着自由出入,真是被咬得不胜其烦。我问我在美国生活的大蜜:你们家也有院子,怎么解决蚊子苍蝇问题?竟把她问愣了,想了好一会儿她回:是啊哈,我怎么从没想过这问题呢,美国这嘎达好像没什么蚊子苍蝇啊。我那我包治百病的大蜜没俩月回国了,吭哧吭哧扛了个大个儿灭蚊灯给我,说是在网上好一通研究才买了这个,能把百米范围内的蚊子招过来自尽。

把高级的美国灭蚊灯悬在客厅高处,只听着噼里啪啦的爆响,几只蚊子躺在灯笼里。照这效果,蚊子如果聪明,几天后就躲得远远不会来送死也不会来烦我们了。谁知还没享用几天,我家婆婆大人一时疏忽,忘记中美电压不同的加变压器,

连载专栏

深圳作者 本土文学

《绿皮火车》 作者 张夏

(18) 箱子上的秘密

我探头。那男孩却尖声叫道:爸爸!他们便不再问,迅速对视一眼,然后就打开我的行李箱检查,却发现没什么疑点。于是又要打开绿叶的那个。但是箱子上上了锁。他们要我亲手打开。我说这不是我本人的箱子,我无能为力。他们很怀疑地盯了很久,开始变得兴致勃勃,纷纷猜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

他们亮出一把螺丝刀来,煞有介事地说:我们必须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。

于是,这个箱子被名正言顺地撬开了。里面只有一套衣服,一个深褐色的木头盒子。衣服很时髦,衣领上贴着蕾丝花边,扣子上有大嘴猴图案。这个幼稚的风格,显然不属于绿叶。那么,木盒里是什么?见我狐疑热切地盯着这个箱子,他们笑起来:你好像特别想知道里面的秘密!

是,我特别想知道。没等工作人员动手,我就扑上去,将盖子掀开了。没料到里面又是一个塑料盒子。再把塑料盒

子打开,里面蒙了一层绸缎,下面掩盖着一个方形物体。应该是最后的秘密了。围观的几个人都很兴奋,专注地等着我揭开这层神秘面纱。我的手却停住,止不住微微颤抖。他们异口同声:你怎么了?我说我怎么,还是你们来吧。我话音未落,就有一只手伸过去,绸缎应声而落,露出一个相框来。我猛地夺过相框,仔细端详起来。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女,笑靥如花,没心没肺地看着我。我惊愣住,不由得双手一松,相框掉在脚背上,有两个趾头似乎要生生断裂。流血了,一定流血了。我竟有一种终于得偿所愿的快感。

从医多年的我,见多了伤口与鲜血。可是,我却难以记住病人的长相。唯有那个死在我手上的女孩,她的模样令我终生难忘。现在,她居然在这里,在这里。她砸疼了我的脚指头,让我疼得冷汗直冒,热泪盈眶,让我疼得酣畅淋漓,感激涕零。

《青苔街往事》 作者 杜梅

(10) 江南冬天的冷

这年冬天有点特别,开始一点都不冷,十二月底,才真正觉得寒冬来了。元旦前后,连续下了三天三夜的大雪。第三天早晨起床后,庭院里的门怎么都推不开。爸爸费了好大的劲儿,才把门外的积雪一点点铲掉。下雪的时候,并不寒冷。雪停止后,气温才会下降。这时候,路上就会结冰,医院里的骨折病人,就会明显增加。而老人几乎就都不出门了。爸爸妈妈们则会变得更能唠叨,他们会反复地叮嘱自家的孩子:不要跑远,小心路滑,别摔倒了!小孩子们只好在附近玩耍,玩得最多的游戏是:一个孩子蹲在冰上,另一个孩子站在他面前,拽着他的手往前滑。这个时候,小池塘也会结冰,但冰面并没有结实到可以走人。所以,没有任何人敢去小池塘上溜冰。

江南冬天的冷,能冷到骨头里去。不管是十几度,还是零下十几度,大人小孩只能硬扛着。许多时候,屋里和屋